

## 访谈

叶舒宪

## 走出文学本位的神话观

文/海南日报记者 蔡葩



叶舒宪先生

在中国当代人文学者中，叶舒宪教授是学贯中西的卓然成家的一位。他成名较早，研究方法自成一家，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深度拓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10年8月，叶舒宪主编出版的《神话历史丛书》引起学术界的再度关注。该丛书积叶舒宪20多年研究之功，是他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系统梳理、全新阐释中华元典，力图建构富有中华本土特色、拥有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的学术平台而推出的系列新学术成果。

到深入的思考和讨论，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其完全的和弥漫性的神话特质。不仅遍布城乡各地的无数孔庙和财神庙，无言地见证了这个多民族国度的巨大造神能量，就连被西学东渐以来的现代学者视为“中国哲学”、“中国历史”和“中国科学”的许多根本内容，也离不开神话的观照。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参观北京故宫的游客，很少能够明白所谓“紫禁城”，原来就是纯粹的神话式命名！人们确信地上的皇宫对应着神话想象中的天上紫微宫，那是天帝位居天庭中央的统治标志，于是才会有人间的紫禁城这样的神圣化名号。大家都知道“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质，但是大家往往都忽略了“天人合一”信念本来就是神话的观念，或者说是直接来自神话思维的信仰观念，它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来说，具有文化基因的作用。就连自我标榜“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圣人，其实也坚信“天命”，特别关注超自然的生物麒麟与凤凰之类的神话象征意义。当年一位楚国狂人甚至直接用“凤”来比喻孔子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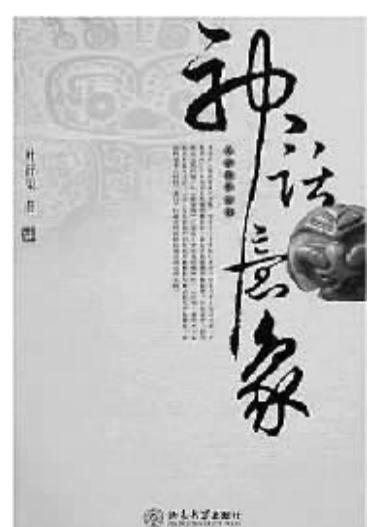
今人只看到神话表现的一种形式是文字叙事，所以它就归入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是文化传统中还有大量以图像叙事和物的叙事来表现的神话，紫禁城和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明清两代皇家建筑莫不如此，更不用说自古以来的“天子坐明堂”制度了。从古代的高频语词“真龙天子”、“龙凤呈祥”等，到今天的高频词“龙的传人”，“巨龙腾飞”之类，离开了神话式的思考和观念，还谈什么中国文化？

海南周刊：《神话历史丛书》确实是一个宏大的学术工程，请问一共分几部？

叶舒宪：《神话历史丛书》计划规模为19卷，分为中国神话历史和世界神话历史两个系列。世界神话历史系列，包括苏美尔神话历史、希腊神话历史、日本神话历史、韩国神话历史等，为审视中国神话历史提供世界文明及东亚文明的大背景参照。中国神话历史系列，包括一卷总论和各卷分论：以先秦两汉的重要经典为个案，如《尚书》、《论语》、《春秋》、《礼记》、《仪礼》、《穆天子传》和《淮南子》等，分别透视其所承载的神话历史与神话哲学之内涵，展示与以往不同的解读门径。我们希望各卷合起来能够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照应的学术整体，有助于加深对中国文化的发生及其特质的认识。

从选题设想和方法论上看，本丛书的策划和出版，承继的是主编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与萧兵、王建辉合作主编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2004年）八卷本。所不同的是，本丛书更集中体现新世纪成长中的青年学者的新锐探索，力图呈现出更具有规模性的人文研究和国学研究的创新群体。本丛书的作者们都是有志于跨学科研究的人文学者，围绕着目前活跃于学界的几个学会——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中国神话学会等。

本项目的缘起，原本依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得到各界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没有这些支持，这套如此规模的丛书不可能这么顺利地问世。



《神话意象》封面

叶舒宪，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比较文学中心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专家。《神话历史丛书》主编。

海南周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神话研究，将主要精力用于从古籍中寻找类似古希腊神话故事的工作，却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古人为何不能研究神话？换另一种问法：古汉语中为什么就没有“神话”这个词呢？

叶舒宪：这个问题提得很关键。由于这样具有根本性的文化特质问题没有得到较早的提示，在中国学者中也得不

## 读书札记

## 片段终成虚妄

——读方格子小说

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潇树

《冥冥花正开》是方格子最新小说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方格子的小说中，遍地都是片段式的爱情，它们有的飞扬跋扈，有的战战兢兢，而在这些爱情故事的背后所有的表述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目的——“自我之谜”，这才是文本里最值得关注，最需要强调和最容易感知的东西。女性微妙的情绪变化，深邃而纠结的幸福命题，虚弱却坚定的自我暗示，在那些一次又一次明媚或晦暗的爱情中得到了证实。方格子站在文本背后，像对着一面破碎了的镜子，她任性好奇而又小心地看着镜子的每一个碎片里照出的一个个变形的小人儿，并不很清楚地知晓她们便是她的影子，把她们一个个从碎片里拎出来，给这些小人儿以温暖或冰冷的幻象。每一个幻象便是一个与“自我”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们与生活和现实曲折地交错，并不会使读者产生文本与现实的疏离感，那些市井的，温暖的，稍稍泛着点油腻的小日子在方格子这里被拿捏得稳稳当当。

世尘的味道是最常见却又最让人舍弃不掉的，人们安于俗世却又总是向往着从那些繁杂琐事和按部就班的含混生活中出逃，从现实中调转头去，从那些不寻常的事件里得到一些安抚和镇定人心的药引，每一次逃离便是一次内心的出走，“平凡”一时间成了人们最真切的渴望。但是，我们却在不经意间遗漏了另外一种恐惧——没有期待、无需付出的平静，其实是在消耗生命的活力与精神。”方格子仿佛已经发现了这种恐惧投诸于身的影子，她努力地挣脱，让文本里的“自我”摆脱陷入庸常的境地。于是在这种努力下，我们发现，她最擅长的表达方式就是从安稳平凡的现世中提取了那些间隔的斑斓的色调，冷的暖的参杂在一起，但叙述是一贯平淡安静的，也不避讳地带着点俗世的味道，读着小说的感觉就像嗅到傍晚邻居家的青蒜肉片“呲啦”一声下在炒锅里喷出的香气。从细节上最可以看出方格子对俗世的热爱，她很用心地把笔墨着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就像衣服颜色虽然大多是灰黑的调子，但她却会仔细地在那些灰黑的调子里做些精巧细致的针线活，让那些灰黑显出了凹凸明暗，变得不同于常物了。

方格子的文字感觉软而极富韧性，但在有些观点上却强硬执拗，比如爱情，她对爱情抱着并不信任的观点。她在一个访谈里说：“事实上，我是个爱情不信任者，我觉得所有的爱情都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是一个内心脆弱或者情感迷惑时忽然出现的对异性的依恋”。这样的观点与她的文字相遇的时候，使她的文字有的时候会让读者惊疑，主人公怎么就在方格子专注而细慢的叙述中陷入了焦灼甚至哀恸的境地，爱，究竟应是“百炼钢”还是“绕指柔”？局限于个体经验的表达使她有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所站的立场和文字的惯常表达方式，而这种偶尔的忘记却赋予了她的作品独特而新鲜的叙述气场，当它们氤氲在文本里的时候，方格子通常以生活哲学的角度开始了自我审视，自我确认和自我疑惑的过程。当这种忘记达到一定峰值的时候，她的文字也借此拥有了一种复杂的能量。

方格子的文本里“自我”是无处不在的，她们像无数个她的化身，总在文字的间隙里冒出来替她发声。《和我跳舞吧，洛丽塔》里，童家琪的父母在别人眼里已是至臻完美的一对，在心底里却各自小心存着另一份情感寄托。“你以为婚姻是什么。母亲拍拍床沿，喏，是床，是一张床。”一唱三叹的调子，大彻大悟的表象下是对婚姻状态习以为常的无奈，即便无奈，但也必须接受那些背叛、谎言和让人不安的混沌生活，在人前保持常态的微笑。其实仔细体味这些文字的细部，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叙述者在这里早已开始启用了一种被挤压后变了调的语气，敏感一些的读者能在文字的背后直接感知叙述者在平淡语气后面克制已久的困顿和欲望。



方格子近照